

编者语: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对儿童散文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本期栏目所载关于幼儿散文的文体美学研究之文,以幼儿散文为研究视点,关注到幼儿散文与儿童文学其他文体之间的差异,其中关于幼儿散文“纪实与幻想”美学特质所呈现的三种形态的概括,及其从不同维度呈现幼儿散文整体美学风貌的论述不失为具有亮点的见解。本期栏目的其他两篇文章,均属于对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其中就常新港与苏童小说中少年成长之异质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分析两位作家笔下少年成长不同的精神境遇和作品所具有的情绪基调,透视作家对同一题材作品书写的异质;而对中、外作家成长小说的比较研究之文,则着眼于不同国家作者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创作的时代背景,分析两部作品中主人公个体生命成长形态的诸多差异,从而深入思考作家的经验与作品内容之间的关系。

幼儿散文的文体美学

郑 伟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以低龄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幼儿散文是儿童文学中较少受到关注的文体类型,其独特的文体美学特征体现在“诗意与稚趣”“情节与画面”“纪实与幻想”三个关系维度中。诗意与稚趣是幼儿散文最为核心的审美内涵,对其他审美要素发挥着统摄作用;情节展开与画面构划在时空关系上展示了幼儿散文文本叙述的基本路径;纪实和幻想这两种迥异艺术思维在幼儿散文中的共存,更大程度地显示了这一文体别样的美学面貌。

关键词:儿童文学;幼儿散文;文体美学;审美特质

中图分类号: I207.8;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5-0001-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5.001

On Stylistic Aesthetic of Prose for Children

ZHENG Wei

(Cross-Strait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Fujian, China 350007)

Abstract: Prose for children is a special styl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however, few attention is paid to it. Its striking stylistic features are found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poetic language and childish fun, plot and imagery and documentary and fantasy. The three show the special aestheticism for the core of aesthetic connotation is poetic language and childish fun, which is the commander of the other two; plot and imagery are the fundament spatiotemporal approaches for the textual narration and then, documentary and fantasy which are different artistic aestheticism coexist in the prose for children.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prose for children; stylistic aesthetic; aesthetic traits

21 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全新发展阶段,不论是创作出版、阅读推广、教育传播还是理论研究都呈现出繁荣兴盛格局,儿童文学被认为

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然而,并不是所有儿童文学文类都均衡分享到黄金时代所带来的荣光,儿童散文所受到的关注就远不如小说、故事、童话甚

收稿日期: 2018-06-07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闽台童书创意产业对两岸未来一代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合作路径研究”(FJ2016B197)。

作者简介: 郑伟(1964—),男,福建福州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研究。

至诗歌,儿童散文的理论研究现状更是不容乐观。20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就提出应当确立儿童散文的评论意识和理论话语,关注儿童散文“自身的文体特征和精神内涵,关注其独特的文体美学定位。”^[1]⁹⁷然而这一呼吁并没获得应有的理论回应,儿童散文研究至今尚未摆脱较贫弱的学术格局,“儿童散文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历史面貌的简单勾勒和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上。对儿童散文的内部形态、文体特征、观念演进等深层次理论话语缺乏起码的关注。”^[2]在学前教育领域,幼儿散文一直是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关于幼儿散文教育策略和活动设计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缺乏文体理论有力支撑,加之为数不多儿童散文理论论述较少涉及以学龄前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幼儿散文,致使相关研究难以对幼儿散文的审美内涵做出准确把握。本文将结合幼儿散文文本的审美解读展开理论阐释,把幼儿散文置于一般散文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一方面,在考虑儿童文学特殊性和幼儿的文学接受心理特点基础上,汲取成人散文研究业已取得的成果,将其转化为阐释幼儿散文文体特性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把幼儿散文的审美要素与成人散文进行比较,以凸显幼儿散文的美学个性,同时,我们还关注到幼儿散文与儿童文学其他文体之间的差异,力求通过多层面的辨析,初步描绘幼儿散文整体性的文体美学面貌。

一、诗意与稚趣:文体美学的核心内涵

“诗意”并不是一个具有严格内涵界定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一个带有比喻性质的释义:“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的意境。”在日常表达中,人们常常将那些可以带来美好情感反应的事物形容为“富有诗意”。当我们谈论散文的诗意时,至少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它是指散文创作在追求一种诗的美感,往往带有较为鲜明的抒情性,讲求主观情感与外在景象的交融,篇章全部或局部的语言表达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节律感。

对诗意的追求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传统,冰心作为现代散文(包括儿童散文)的开创者之一,她富含诗意色彩的写作风格对后代散文作家影响深远,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卷》导言中对冰心散文的艺术特点有这样的评价:“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

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霓虹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总而言之,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3]把散文写得像诗一样美,曾是中国散文作家集体性的艺术追求,在产生不少佳作的同时也导致了滥情文风的蔓延,招致许多负面批评。近年的成人散文创作逐渐摆脱了单一的抒情化格局,以幽默、智性见长的散文在表现世态人情、发掘人性本真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往的抒情散文。然而,儿童散文尤其是幼儿散文并未受到大文学系统中散文艺术变革的太大影响,诗意依然是其最基本的美学品格,幼儿散文在艺术上的“保守性”并非是一种不思进取的落后表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正说明了幼儿的文学审美心理有别于成人,具有某种“原型”的性质,呈现更为稳定的特点。

幼儿散文的诗意并非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存在,它总是具体地附着于幼儿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中,以年幼读者最为熟知、最感亲切的方式加以呈现,儿童与大自然的关系要比成人密切得多,自然生态对儿童来说不仅是可供观赏的物象,更是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对象,对自然景物的诗意描绘成为幼儿散文作家最为习常的书写选择。郭风的《蒲公英》就是以浓重的抒情笔调来描绘自然美景:

到学校去,路旁的青草地上,长着许多野菊花。我很喜欢野菊和蒲公英,野菊的花有淡白和浅蓝的,蒲公英开着淡黄的小花朵。

多么有趣的蒲公英。它们的花朵凋谢后,花托上会结出雪白的绒毛似的东西。田野的风吹着,那雪白的绒毛便在空中飞扬起来,比柳絮还轻,飞着、飞着,又像一朵一朵的雪花一样,从空中轻盈地降落下来。

郭风以儿童的眼光观察路旁的野菊、轻盈飘落的蒲公英,把这些可能被粗心大人们忽略的细微景致展现给儿童读者,短小篇章透露着自然生态清新明净的美感。作家在创作谈中毫不掩饰表达了自己对散文写作的诗意追求:“我常常觉得这种野地间自由开放的野菊以及蒲公英,有一种纯真的、儿童般的情感。凡开放野菊和蒲公英的草地,似乎从很早以来,便使我充满一种儿童诗般的纯洁。”^[4]

如果说大自然为年幼儿童提供了一个投射精神

能量的物理空间的话，那么，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子关系则成为幼儿释放自己情感的心理空间，亲子间的纯真感情是幼儿散文表达诗意美感的重要题材。圣野的《小霖想妈妈》就是一篇典型表现孩子对母亲依恋之情的幼儿散文，孩子时刻思念着外出的妈妈，在电话里告诉妈妈连做梦都在想她，散文写出了孩子的梦境：

小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妈妈的眼镜掉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妈妈没有了眼镜，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嗡嗡嗡！有一架直升飞机救妈妈来了，妈妈一看，飞机上下来的，原来是小霖……

小霖等了妈妈好多天，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小霖的眼泪滚下来，变成了一颗颗珍珠。

爸爸用手帕把珍珠接住，一颗也舍不得让它滚落在地上。爸爸说，等妈妈回来了，他要把这串珍珠作为小霖的最珍贵的一份礼物，送给妈妈。

年幼儿童对母爱的渴望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幼儿渴望从母亲身上获得温馨的安全感，与母亲的分离往往让孩子产生强烈的情绪失落，作者通过孩子的梦境把这种失落表现得十分感人，将孩子思念妈妈而落下的泪水化作一颗颗珍珠，再让爸爸告诉孩子，这颗颗珍珠将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回家的妈妈，这样的描述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境，升华为一种诗的意境。

从以上文本分析中不难看出，具有深厚传统的抒情美学原则在幼儿散文中得到了十分稳固的持守，并且找到了适应幼儿审美心理特点的表达方式。但是，抒情并非散文所特有，在其他文体中抒情也有广泛存在，因而抒情所营造出的诗意尚不足以概括幼儿散文文体美学特征全貌，而趣味则可为我们考察幼儿散文的文体美学特征提供另一个重要维度。散文的趣味大致可概括为情趣、谐趣、理趣、智趣四种类型。情趣多因诗意而生，谐趣是由幽默所致，理趣和智趣则是作者理性思考的趣味表达。前者偏于平实说理，后者偏于语锋机巧。一般散文的审美趣味在幼儿散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体现，遗憾的是幼儿散文所独有的“稚趣”却没有被成人散文研究的理论视野所涵盖。稚趣是最能体现幼儿心性特点的审美趣味，幼儿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相对不足，他们对周遭环境的认知总是处于懵懂的状态，常常把自己的主观体验推及到周围的事

物上。形象地说，稚趣是一种“傻”得可爱的审美趣味，“这种‘傻’并不是智力水平的低下，而是儿童在认知能力发展过程中，处于似懂非懂状态下种种富有美感的表现。”^[5] 幼儿散文的稚趣和一般散文的趣味类型相比并无审美水平上的高低之分，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认为：“正如幼儿心理看似幼稚、单纯，却蕴涵和传递着某些深刻而隐秘的关于人类生命的、文化的内容和信息一样，幼儿文学也保留和反映了深邃的艺术审美规范。这里往往没有精巧的修饰，没有严谨的逻辑，没有深藏的城府，而全然是一派最本真、最自然的生命感觉和意趣。”^{[1]80} 将这段关于幼儿文学美学特点的论述用于说明幼儿散文的稚趣审美特质也是完全合适的。

幼儿散文清浅诗意与稚嫩趣味的有机融合，营造出独属于年幼儿童心智特点与自然天性的艺术气息，这正是幼儿散文整体审美特质的核心所在，刘半农的《雨》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文本佐证。临睡前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中，一边享受着母爱的温暖，一边牵挂着屋后草地上的“小朋友们”是不是也会像自己一样依偎着妈妈早早地入眠，于是便有了如下的奇思妙想：

听，后面草地上，更没有半点声音；只是墨也似的黑！怕啊！野猫野狗在远远地叫，可不要来啊！只是那叮叮咚咚的雨，为什么还在那里叮叮咚咚地响？

妈！我要睡了！那不怕野猫野狗的雨，还在墨黑的草地上，叮叮咚咚地响。它为什么不回去呢？它为什么不靠着它的妈，早些睡呢？

妈！你为什么笑？你说它没有家么？——昨天不下雨的时候，草地上却是月光，它到哪里去了呢？你说它没有妈么？——不是你前天说，天上的黑云，便是它的妈么？

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了窗，不要让雨来打湿我们的床。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

这篇精短的幼儿散文表现了孩子对妈妈的依恋，并通过孩子天真稚拙的想象，赋予自然之物以灵性，使亲子之爱获得一种升华。临睡前是母子间情感交流最为亲密的时刻，孩子依偎着妈妈就要走进梦乡，朦胧睡意的来袭，激发了他旺盛而奇特的想象，他十分在意让他感到害怕的野猫野狗是不是吓着了那叮咚作响的雨。有意思的是，孩子将雨当做和他一样需要依偎妈妈入眠的孩子，当妈妈对他

这种天真的想法报以微笑时,却激化出孩子更为离奇的想象。他要妈妈关上窗户,托妈妈把小雨衣借给雨,为的是不让雨打湿雨的衣裳,童心的纯真与善良在奇异想象的衬托下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刘半农的《雨》写于1920年,收录于1926年出版的个人诗集《扬鞭集》中,后又入选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被视为五四白话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但后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一首散文诗,就语言表达的特点而言,将《雨》划归诗歌或散文诗都是合理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则将其归入幼儿散文的名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研究者对幼儿散文诗意特点的注重。

二、情节与画面:文本叙述的基本路径

散文作者对生活的诗意把握和趣味营造,是在文本生成过程中通过具体的语言叙述得以完成的,要阐释散文的审美特质就离不开对散文文本叙述方式的探讨。有研究者将散文的基本叙述方式划分为概括式和呈现式两大类型:“前者重讲述交代和主观抽象性,主要介绍故事的背景、人物的生平经历和事件的经过;后者倾向于描写想象和客观形象性,主要通过自然的描绘、生活细节和事件的呈现,将读者带入到某个特定的情景中。”^[6]这段论述针对的主要是成人散文,幼儿散文因读者对象的特殊性,不宜容纳过于复杂的生活景象,在表现形式上还要照顾到幼儿感性化程度较高的审美心理特点,因而,当我们借用一般散文理论来探讨幼儿散文时,就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简约化处理。基于此,可以相应地将幼儿散文的叙述方式概括为情节展开与画面勾画两个方面,情节展开类似于概括式叙述,画面勾画则与呈现式叙述相近。幼儿散文的情节展开主要是为了满足幼儿对故事的天然喜好,强调故事内容的“好玩”与叙述过程的“好听”。幼儿散文的画面勾画则是对童年生活的瞬间捕捉,突出幼儿稚趣的语言和行为细节。

在成人文学中“以情节性为中心的散文必然具有人物、事件,其事件有开展、演变,乃至冲突或波澜等,造成散文的兴味点并呈现主题。以情节为中心的散文大多具有时空背景,且具绵延性,时间递擅、空间转换、人事更动等。”^[7]这样的表述大致也适合于情节性较强的幼儿散文,只不过幼儿散文所营造的兴味点更凸显幼儿的审美趣味,至于时空背景、时间递擅、空间转换、人事更动等要素

在幼儿散文中则表现得不如成人散文那么鲜明。

陈伯吹的《一匹出色的马》是一篇情节性较强的幼儿散文,讲述了春天的傍晚,一家四口到郊外散步,玩得十分开心,回家途中,妹妹央求妈妈抱她,被妈妈拒绝了,她又转向爸爸寻求支持,爸爸想出了个好主意,从路旁的柳树上削下一根细长的枝丫,递给妹妹说:“这是一匹出色的马,你跑不动路了,就骑着回家罢。”妹妹高兴地跨上“马”,跑跑跳跳地向前奔去,最早一个回到了家,并在家门口迎接父母和哥哥,还十分得意地说:“我早回家啦!”散文沿着一家人外出散步的过程展开,从一开始在河边田野上的嬉戏到回家途中妹妹的“发难”,再到爸爸巧妙地化解矛盾,最终让妹妹在开心的氛围中忘记了行走的劳累。散文的篇幅不长,却具备了故事的基本元素:单纯的情节进展中包含一定程度的曲折;矛盾生成后得到成功化解,并催生最终的圆满结局;欢愉的氛围衬托出年幼孩子的稚拙意趣。这些故事性元素通过诗意语言的叙述生成为一个适合幼儿审美接受的散文本文。这篇中国幼儿散文的早期作品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把一根树枝想象成一匹马,本该是出于儿童的浪漫天性,但作者却将其变成爸爸“哄孩子”的手段,使散文的整体艺术格调打了折扣。

如果说情节展开是幼儿散文作者为照顾读者审美心理特殊性而做出的艺术选择的话,那么画面勾画则是更能体现散文艺术本体特征的叙述方式。充满画面感的幼儿散文有助于将年幼读者引入对诗意美感的理解中,增强其对散文审美语言的直接感受。在散文中“几个细节,虽然不是完整的故事,但它们也是形象的,感性的‘画面’——人、事表现的画面,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画中有诗’。”^[8]幼儿散文常常通过勾画富于幼儿生活趣味的画面来实现诗意的表达,以此彰显“画中有诗”的散文艺术特质。这些源自幼儿日常生活的散文画面往往把时间维度上展开的情节加以淡化处理,只留下由某些细节构成的瞬间情景,望安的《小太阳》就是一篇以生活画面勾画为特点的幼儿散文:

姥姥病刚好,我陪姥姥晒太阳,太阳暖洋洋。我给姥姥变魔术,一变变出了个小橘子,圆圆的橘子红彤彤,就像一个小太阳。

我对姥姥说:“来,姥姥、姥姥,我剥橘子咱俩吃,你一瓣,我一瓣,你一瓣,我一瓣。”

姥姥吃得甜蜜蜜，甜到心里暖洋洋。

橘子吃完了，我说：“小太阳没有啦！”

姥姥搂着我，亲亲我的红脸蛋儿，对我说：“你才是我的小太阳。”

孩子陪刚刚病愈的姥姥晒太阳，是一个可以演绎出完整故事情节的生活素材，散文作家仅仅摄取了一个片段式的画面，就把祖孙二人的温馨亲情表现得十分别致。这之所以是一篇散文而非故事，除了篇幅精短这一因素外，关键还在于文中“我”和姥姥关于太阳的比喻式对话。孩子把橘子分给姥姥吃，这本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生活细节，作者却把这个细节变得特别起来。“我”把红彤彤的橘子想象成一个小太阳，让姥姥吃的不是橘子而是太阳，橘子吃完了，“我”对姥姥说：“小太阳没有啦！”姥姥的想象也很独特，橘子不是小太阳：“你才是我的小太阳。”这样的对话与日常实用性的口语交流拉开了距离，加之富有韵律感的语言表达，散文的诗意氛围油然而生。王野的《盆罐的耳朵》则在儿童生活画面中将诗意和理趣融为一体：

妈妈和我说悄悄话。

我说，别说了，让人听见！

谁呢？你瞧，那盆和罐，不都长着耳朵吗？让它们听去，装进肚子里，不也能传走吗？

妈妈笑了。它们是有耳朵的，可是没有长心啊！

妈妈微笑着，是笑孩子的傻气呢，还是笑孩子的聪明。

担心悄悄话被人听见是孩子的常见心态，但“我”却把偷听的对象指向了屋里的盆盆罐罐，就显得有些离奇了，孩子给出的解释却不无“道理”——因为它们都长着耳朵。面对这样一个无厘头的问题，妈妈的回答更令人叫绝：“它们是有耳朵的，可是没有长心啊！”使散文升华出能够被年幼孩子所理解的理趣意味。文末的问题无需作答却又意味深长，实际上，幼儿的独特智慧常常就体现在形式逻辑的“傻”与想象逻辑的“聪明”的交互之中。

在幼儿散文中，情节展开与画面勾画这两种叙述方式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并存关系，以情节见长的幼儿散文，可能会有若干画面穿插其间，以展示画面为主的散文中也不乏情节性要素的存在。可见，不论何种叙述方式“故事”在幼儿散文中总是不

可或缺的，这与幼儿思维特点不无关系。幼儿的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叙事性思维，或者说，幼儿的心智具有一种叙事性的结构。皮亚杰所描述的前运算阶段幼儿思维的诸多特点都指向叙事性结构这一核心。……幼儿的思维、记忆、想象甚至爱和恨，都是故事情节（或脚本）导向的。”^[9]可以说幼儿叙事性思维是幼儿散文情节性生成的心理基础。从文体研究角度出发，我们还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辨析散文中的“故事”与典型的幼儿故事之间的区别。一般认为，幼儿故事所展现的是幼儿真实生活情境，原生状态的日常生活素材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在故事中会显得更为集中纯粹，更富有趣味性，但故事中人物言行大体上说还是较为符合日常生活的现实逻辑。幼儿散文中的“故事”往往与诗意相交织，作者通常以诗意化语言来叙述“故事”，与一般幼儿故事相比，幼儿散文的词汇更富有色彩与声响效果，句式上也会呈现出一定的节律感。散文作者往往会让人物的对话或行为更具诗意美感或想象张力，营造出有别于真实生活情境的“陌生感”。也就是说，散文中人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会比现实生活来得更“美”，更有“抒情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原生样貌。可以说，在幼儿散文中，诗意总是占据着强势地位，它对其他审美要素的介入是全面而深入的。

三、纪实与幻想：异质艺术思维的相互交织

内容的纪实性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散文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一点，散文才与诗歌、小说、戏剧等虚构性文体相区别。近年来，成人散文的艺术视野有了很大拓展，有的散文纳入了某些虚构性内容，但大多数散文作家和研究者还是为散文的虚构划定了一条基准底线，认为散文的虚构应该是一种有限制的虚构。“所谓‘有限制’，即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进行局部的经验性的整合；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那种整体性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10]人们通常会认为幼儿散文与成人散文相比，内容和主题要浅显得多，表现形式也显得简单明了，并无值得深究之处。其实，恰恰是在纪实与虚构这一关系维度上，幼儿散文显示出较成人散文更为复杂的格局。一方面，幼儿散文遵循一般散文的纪实性原则，文中的叙述者“我”与真实作者往往是重叠的，内容也

以作家个人亲历事件和真实观察为基础；另一方面，某些幼儿散文以虚构的孩子作为叙述者，文中的“我”与真实的作者处于分离状态，更为特别的是，幼儿散文还可以完全突破纪实性的艺术边界，毫不顾忌所谓“有限制虚构”的书写规则，走向纪实的反面——幻想。

儿童散文作家吴然的两段表述，鲜明体现了幼儿散文纪实性与幻想性相互交织的艺术特点：“散文不能仰仗虚构，以保持其史的质地。我的散文比较实，我要求自己的散文‘情满文实’，即饱满的情感和真实的物事与真诚的文字相结合……我不写故事。这不仅因为我不会编故事，更主要的是我认为在散文中写故事就真正破坏了散文的‘纯粹’。散文不以故事取胜。在散文中编故事是蹩脚的。”^[11]同时他又表示：“在儿童散文特别是幼儿散文中，作家往往把自己幻想成一个幼儿，用幼儿的口吻去写作，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虚构，更何况许多作品还要写得有童话色彩，读出来幼儿才喜欢听。”^[12]作家以幼儿口吻叙写生活，这在幼儿散文中是十分常见的，上文提及的《小太阳》和《盆罐的耳朵》中的“我”显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作者虚拟的孩子，这种虚拟是为了表现孩子特有稚趣而采用的艺术手法。从儿童心理发展角度看，低幼阶段的童年记忆在成年之后难以被清晰保留下来，作者不易直接从个人的幼年回忆中汲取创作素材，因此我们可合理推断，以虚拟的孩子为叙述者的幼儿散文，其内容仍源自作者对真实儿童生活的细致体察，依然具有较高程度的纪实性。此类散文可以看做是从纪实向幻想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

真正体现幼儿散文幻想性的是童话散文，它以诗意化的语言构筑充满幻想色彩的童话世界。郭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童话散文的创作探索，发表于1946年的《初次的拜访》是他在这一领域的最初收获，《红菇们的旅行》《喜鹊》《太阳》《龙眼园里》等是郭风代表性的童话散文作品。郭风曾对自己的创作心路有过这样的表述：“我逐渐明白自己较易于捕捉世界的善良部分、真纯部分；较能理解儿童；甚至喜欢把世界的某些事物注入儿童趣味和幻想；等等。这使我在文学世界中容易接近散文，以及容易让散文童话化，或把童话这一文体予以散文化。”^[13]从中可以看出，纯真浪漫的精神气质以及对儿童天性的真切体认，成为推动作家从事童话散文创作的内在动力。

如果说郭风是以散文家的身份为童话散文做出开创性贡献的话，那么，童话作家冰波则是因其作品浓厚的诗意色彩，而被研究者“纳入”到童话散文作家行列中来的。冰波是20世纪80年代“抒情派”童话的代表作家，他的一些童话作品可以当做散文来欣赏，《小青虫的梦》就是一篇具有鲜明散文气质的童话：蟋蟀在夏夜的草丛里开音乐会，一只热爱音乐的小青虫躲在草叶底下偷听着，仿佛进入遥远的梦境，丑陋的小青虫不被蟋蟀所接纳，只好伤心地离开。小青虫爬上树悄悄做了一个茧，让蟋蟀美妙的音乐陪伴它进入梦乡，梦见自己长出了一对可以跳舞的翅膀，当小青虫醒来时，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在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

蟋蟀大概不知道，这美丽的蝴蝶就是那丑小青虫变的；蝴蝶大概也不知道，如果没有音乐，她会是什么样子。

琴声又响了。音乐融在月光里，在草丛里流淌。蝴蝶和着音乐，翩翩起舞。

昆虫们都在想：是蟋蟀的音乐使蝴蝶变得更美呢，还是蝴蝶的舞蹈让音乐变得更美？

《小青虫的梦》没有离奇的故事，也不追求情节过多的曲折变化，稍有一点生物学常识的读者很容易就会猜出化蛹成蝶的最终结局，作者刻意描写的是小青虫聆听蟋蟀歌唱过程的心绪变化，为了把这种变化渲染得令人感动，作家展开了富有诗意的描写。童话散文虽然是童话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交融化合的产物，但从内在艺术气质上说，则更趋向于散文，一般童话中常见的荒诞、怪异、变形等艺术手法在童话散文中很难看到，童话散文中的幻想不追求奇异的叙事效果，而是讲究氛围的营造，是一种诗意化的幻想。

在童话散文中，幻想是种整体性存在，读者从篇章开始就被完全置身于幻想语境之中，但这并不是幻想在幼儿散文中存在的唯一形式，一些整体面貌上具有纪实特点的幼儿散文，则是在叙述真实生活情境过程中，自然而然渗入幻想性元素，彭万洲的《影子桥》就是一篇纪实性情境与幻想式想象相融合的幼儿散文。散文大部分篇幅都是对真实水乡生活的描绘，表达了“我”对一座石拱桥及周边景色的喜爱：“我”听奶奶讲述石拱桥古老的来历，端详小桥映在河上的倒影，观赏水底美丽的石子、游动的小鱼，脑海里闪烁出奇异的念头：“我明白了，石拱桥为什么待在这儿，他是在照自己的

影子哟!”于是就给它取名为“影子桥”,“我”在这座由自己命名的桥上纳凉、游玩、遐想,并逐渐把基于现实的想象推向幻想境界的边缘:

我爱影子桥。

我不喜欢别人来这儿钓鱼。只要谁来钓鱼,我不是抛石子,就是大声吆喝。

有一天,鱼儿们高兴地对我说:“你是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乐了,我说:“我们自由自在地过石拱桥,你们快快乐乐地过影子桥,多有趣呀!”

后来,我还做了一块木牌插在那儿,上面写着:影子桥上不准钓鱼。

“我”和鱼儿的对话与之前的纪实性描写大异其趣,作者是把“我”心中的主观想象以人鱼对话的方式加以呈现,这样的散文算不上典型的童话散文,却不乏幻想色彩,从纪实与幻想的关系维度上看,它体现了两种异质艺术思维在同一幼儿散文文本中的相互渗透,呈现出亦真亦幻的美感。

纪实与幻想在幼儿散文中的存在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一是纪实性文本与幻想性文本并存,各自展现其特点;二是以虚构的叙述视角表现纪实性内容,体现了从纪实向幻想的过渡;三是纪实与幻想在同一文本中的交互化合。幻想性构成了幼儿散文与成人散文最大的艺术差异,这和幼儿与成人间不同的思维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共生逻辑是幼儿思维的重要特征,在这种逻辑的作用下,“幼儿是持和谐宇宙论的存在者,在幼儿的心中,万物皆有其位置。”“正是这种逻辑导向,使得儿童能够与鸟兽对话,童话中的鸟兽因此会有语言;使得儿童能够与鸟兽为友,童话中的鸟兽因此会有心灵,这事实上是一种与万物交际和会话的隐喻。而成人觉得鸟言兽语荒谬,正是成人对这种和谐宇宙观的不解,其实质是成人已经失去了这种对话的能力。”^[14]

以上我们从三个关系维度考察了幼儿散文有别于成人散文的文体美学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关系维度中所包含的各个审美要素并非是一种平行并列的关系,在塑造幼儿散文整体美学风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诗意和稚趣是幼儿散文最为核心的审美特质,对其他诸要素发挥着统摄作用。幼儿散文的情节和画面总是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加以叙述,情节和画面的细节里往往渗透着令人回味的稚趣意味。虽然诗意和稚趣是两个可以分别加以阐释的美学概念,但在具体的文本中却难以将

两者完全区隔,即使是那些纯粹描写自然风物的幼儿散文,也可从中发现稚趣儿童形象的隐含投射。从时空关系上看,情节展开是幼儿散文文本叙述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而画面勾画则是在空间维度上的铺展,时空的交互形成了幼儿散文多样的文本叙述形态。就虚实关系而言,纪实和幻想这两种性质迥异的艺术思维,在幼儿散文创作中实现了交织化合,从基于真实观察的纪实到摆脱现实逻辑的幻想,虚构程度和想象张力可由作家自由把控,两者或独立并存或化合一体。总之,从三个关系维度出发,我们大致描绘了幼儿散文作为儿童文学一个独特文体的整体美学面貌,探讨了幼儿散文与成人散文之间的艺术关联与差异,勾勒出幼儿散文文体学大致的理论轮廓,为幼儿散文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文学依据。

[参考文献]

- [1] 方卫平. 思想的边界 [M].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6: 97.
- [2] 王晶, 徐静静.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散文增补卷导言 [M].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9: 42.
- [3] 赵家璧. 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二集 [M]. 影印本.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16.
- [4] 郭风. 灯火集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17.
- [5] 郑伟. 儿童文学的美学个性——基于文本解读的探讨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5): 111.
- [6] 陈剑晖. 诗性想象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169.
- [7] 郑明娜. 现代散文理论垫脚石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32.
- [8] 吴周文. 散文审美与学理性阐释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26.
- [9] 杨宁. 叙事: 幼儿教育的基本途径 [J]. 学前教育研究, 2005 (Z1): 14-17.
- [10] 陈剑晖. 重新审视散文的“真实与虚构” [J]. 江汉论坛, 2011 (1): 112-116.
- [11] 吴然. 幻想之美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300.
- [12] 余雷. 儿童散文探论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19.
- [13] 郭风. 郭风儿童文学文集 [M].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 494.
- [14] 张玉敏, 李小燕. 基于幼儿偏好文本“童话”对幼儿思维特征的推断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3 (4): 12-17.